

作品

安若莲

2

你懂我有多爱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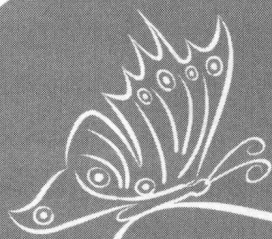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爱有天意

You know how much
I LOVE YOU

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近在咫尺却不懂我爱你，
而是明明相爱却装成陌生人；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明明相爱却装成陌生人，
而是你懂我有多爱你，却选择逃离。





2

你懂我有多爱你

假如爱有天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懂我有多爱你. 2, 假如爱有天意 / 安若莲著. --
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2.6
ISBN 978-7-5146-0449-8

I. ①你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4465号

你懂我有多爱你.2, 假如爱有天意

出版人: 田 辉

著 者: 安若莲

责任编辑: 刘晓雪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pl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制: 傅崇桂

开 本: 690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449-8

定 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[♡]One • 樱花别墅 / 001

流逝的时间像一道厚厚的水帘，阻隔了他们。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凛冽的时间飞逝而下，叠叠层层，冷与暖的交替，织成了一道又一道栅栏。你在窗外看风景，窗内的人在看着遥远而模糊的你。

Chapter [♡]Two • 破庙之夜 / 025

远处山峦层层叠叠，近处虫鸣隐隐约约。一轮弦月挂在天上，破庙的檐角上几丛青草迎风摆动着。

阵阵微风吹过，带来苏北坡曾经熟悉的他的气息，她站在破庙前的空地上，一时百感交集，鼻子一酸，眼中树影山影便朦胧了。

Chapter Three • 郁金香戒指 / 059

簇簇梅花与雪花相互辉映，远处两束车灯打过来，照在前院，朦胧的灯光照射下，一错眼，竟像是樱花盛开，她的脑子里一幅樱花怒放的画面像道闪电一样划过。苏北坡半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又有一幅蔷薇满壁的画面闪现，她退后了几步，痴痴地望着几树梅花。

Chapter Four • 忘掉旧情人 / 091

曾经的过往，就像一条河流，静静地流淌着，无休无止，绵绵不绝。旋涡或者波澜消失无踪，他开始思考，他想在飞逝的时光河流之中，留下些什么。现在，他终于清楚地知道了，他是一只船，经历一切风雨之后，她是他最想停靠的港口。

Chapter Five • 古宅探险 / 115

两人走到楼梯前停了下来。一张硕大的蜘蛛网横亘在他们面前，蛛网上的灰尘纷落，黑色的大蜘蛛旁若无人地向暗角里移去。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冷风，地上的枯树叶跳了起来，有的“沙沙”地擦着地上的灰尘低飞，有的在半掩的破门与残破的墙壁之间盘旋。黑暗中，一切声音都被放大了数倍，楼梯上面隐隐传来“咯咯”的声音，似乎什么东西的骨骼在响。

Chapter Six • 明天就要嫁给你了 / 127

有一股潮湿的东西在心底渐渐升起来，一点一点冲到她的眼眶，几乎从眼眶里掉下来，她用手袋里拿了一包面巾纸，拿了一张，覆在脸上，轻微的气息拂动着白而柔的纸，就像海平面上轻柔涌动着白白的浪花。

Chapter Seven • 你会再爱我一次吗？ / 153

镜子里照出两张年轻的笑脸，他们知道，无论怎么努力，现在的自己早已不似当初。镜子里的两个人，眼神里，有淡淡的雪意飘荡着，有深深的眷恋的波纹流淌着。青灰色的灯光射过来，镜面就像一面初春的湖水，英挺娇俏的两个人，就像两片树叶，在深幽的湖水里荡漾着，带着尘世的飘摇，带着新生的萌着芽的希望。

Chapter Eight • 先生，再见 / 189

市郊的春天的夜晚，有浓浓的花的香气袭来。院子里，紧紧依偎着的两个人，抬着头，看着头顶的夜空。明亮的星子，就像一颗颗钻石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小小的收音机开着，音乐频道里正播放着一首怀旧的老歌。

Chapter Nine • 假如爱有天意 / 229

苏北坡颈项上一只翡翠的星星坠子，闪着沉稳的深绿色的光芒，北纬极看着这条链子，想起了西岭雪山上的约定，一时百感交集。她含着泪，微笑着说，“我记得有人说过，带着这条链子回来，无论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”



Chapter One

樱花别墅

(一)

清江市繁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，街道两旁绿树成荫，春天来了。苏北坡从人群中穿过，来到闹市区广场上，阔大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清江新闻，北纬极身后跟着许多人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不时出现在镜头里。

苏北坡和北纬极隔着电视屏幕，一个在屏幕里面，一个在屏幕外面，清冷而明亮的电子屏冷冰冰的，就像隔着另外一重人生，浮华虚幻到不像真实的人生，仿佛是一出八点档的偶像剧，又仿佛是别人的故事。

他和她曾经十分亲密。

街道上、广场上人来人往，车来车往，叮叮铃铃，川流不息，像一条繁复交错的彩色的河流。

流逝的时间像一道厚厚的水帘，阻隔了他们。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凛冽的时间飞逝而下，叠叠层层，冷与暖的交替，织成了一道又一道栅栏。你在窗外看风景，窗内的人在看着遥远而模糊的你。

北纬极身旁女子带着微笑，大方地挽住他的手臂。苏北坡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屏幕，转头走了。她的眼里有点点的泪光，电视屏里两个人的一举一动，都像湖面粼粼的波光，灼伤了她的眼睛。

她走得匆匆忙忙，三步两步走进一楼大厅。高大而明亮的天井，鲜花和彩色的气球飘荡在空中。

商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人来人往。

穿着职场装的售货小姐，带着礼仪式的微笑，站在明亮的柜台后面。



商场一楼在做促销活动，大厅里人声鼎沸，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着。玻璃穹顶高而开阔，头顶湛蓝天空，点点白云飘荡。天井下，广场里，远处三三两两的行人，行色匆匆地走过。近处三三两两的行人，手里拿着饮料坐在大理石的长椅上，不停地向活动中心张望。四周彩旗飘动，鲜花簇拥。

金黄色的阳光从天井穹顶洒下来，广场中央明媚一片，花台上，星星点点鲜花怒放，天井广场就像一张色彩斑斓的明信片。

苏北坡绕了道，避开了人群，从旁边一侧行人阶梯走了上去，不经意回头，见北纬极正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。

刚才店外电视屏幕里，正在直播国际顶尖化妆品牌入驻“元杰集团”的新闻，北纬极的身影熟悉到令人心痛，苏北坡的心漏跳了一拍。他曾经那样地占据过苏北坡的心扉，最后却与陆秋池订了婚，现在的他应该志得意满吧？朦胧的双眼里人影晃动，苏北坡不敢回头，只怕自己一回头，就再也没有勇气离开。她疾步登上行人阶梯，像是被人追赶着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屋顶悬挂的气球，在苏北坡的头顶炸开，纷纷扬扬的彩屑从空中落下来，前尘往事就像彩色纸屑，没有预兆地纷纷涌来。每一片纸屑都是那么色彩斑斓，那么令人难忘：

她第一次和北纬极参加假面舞会，她第一次在星光别墅遇见北纬极，北纬极带着绝望的表情，开着车冲向湍急的河流……

苏北坡仰着头看着纸屑，那些纸屑就像回忆的碎片，布满了整个空间。

一朵极美的绣球花砸向她的头顶，她忘了闪躲，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粉绿色的花球越来越近，最终，绣球花砸中了她，跳了几跳，落在她的手中，她静静地抱着绣球花，彩色碎屑纷纷扬扬，她站在碎屑里，思绪片片纷飞。人群一阵惊呼。摄影机、话筒、闪光灯纷纷对着她，像是要看一出好戏似的，静静地等待着。

衣着靓丽的司仪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这位女士是我们今天的幸运顾客，她可以领取一份特别的奖品。现在，由北纬总裁向她颁发奖品。”她从展柜上拿出一只包装精美的盒子。

电视屏幕里曾经出现过的年轻女子，嘴角带着一丝嘲笑，眼含敌意地看着苏北坡，那名年轻女子就是陆秋池，和北纬极订婚的女子。白天上班闲着无事，陆秋池把往日刊载有北纬极新闻的报纸拿来研究着，如果要稳稳地留在他的身边，必须打败他身后的那些女人，不是吗？

陆秋池现在首要的情敌便是苏北坡，国际顶尖化妆品牌落户“莲华盛世”，爱美的女人都会关注的。陆秋池想，苏北坡也不会例外。

果然！果然！

眼前这局面又是陆秋池完全不想见到的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她的嘴角一动，暗暗示意站在苏北坡不远处的4号售货小姐拿出那只有特殊标志的化妆品包装盒。她相信，金钱可以改变很多事。

国际顶尖化妆品牌“十八大道”在“莲华盛世”开辟战场，投入额度巨大，因此，北纬极总裁会亲自出马。北纬极神色严肃，但眼睛里一闪而逝的光芒，泄露了他的情绪，他接过4号售货小姐手里的化妆品盒子，向她走去。

苏北坡慢慢回过头去，镜头纷纷对准她，司仪冲着她友善地微笑着，此情此景，她已无可逃避。北纬极手里拿着一只精致的盒子，从阔大的大理石台阶缓缓走来。寂静无声的人群，不停闪烁着的闪光灯，都市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男主角一样的人物——北纬极，他带着礼仪式的微笑走向她。他的微笑，就像冬天房间里微红的炭火，寒冷不乏温暖；又似惆怅孤清的洞箫声，遥远而神秘。微笑的温度很低，有一丝暖意，又似乎没有。他的眼神里有强烈的火焰，很炫地一闪，又在瞬间消失。

细碎的一声响，北纬极手里的纸盒子在苏北坡的眼前打开，一套彩妆出现在眼前。盒子内盖里贴着一张小纸片，纸片上写着一行字：“贱人，离我远点。”

苏北坡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受伤的表情，她缓缓接了过来，合上了盒盖。北纬极对这一切毫无觉察，静静地看着她。

“谢谢北纬先生。”苏北坡的声音坚硬而干涩。手指投射在彩妆盒子上微动的影子，泄露了她的心事。

彩妆盒子的封面印着透明紫色的瓶子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仿佛欣赏这套美丽彩妆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苏北坡的视线一直停留在盒子里，不曾离开。

北纬极的瞳孔紧缩，眼神里带着令人难以琢磨的光芒，睨了她一眼，然后带着职业笑容紧紧靠在她的身边，拍了一张宣传照。

人群四下散开，促销会已经结束。

僵硬的笑容从苏北坡的脸上溜走，她拿着盒子转身欲走。《清江晚报》上北纬极和陆秋池订婚的照片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。她的心底被坚硬的冰块填满，她知道，他的世界与她无关。她要把自己的心思隐藏起来，就像一只新鲜的柠檬，放进冷冻室



里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假装一切都保存完好，不曾变化。

一丝冷笑若有若无，北纬极在她身后沉声说道：“我是不是就像这礼物一样，用完之后就可以随便丢弃？”他的心底波涛暗涌，当年为了她所做的一切，难道就像垃圾一样，可以随意被丢弃吗？他为她曾经做过的一切，她可以置之不理，随意地丢弃。他冷冷地看着她，就像看着一个敌人。

不远处，陆秋池的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。

苏北坡微怔的身影犹疑在天井金色的阳光下，影子如蝴蝶，欲飞还留，她停留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装作没有听到，急急忙忙走掉，只留下北纬极惆怅的身影。

(二)

苏北坡自促销会遇见北纬极，回来之后郁郁寡欢，日渐消瘦。成遥森开玩笑说，她是越来越有骨感美，挺符合当今的审美潮流。苏北坡也不反击，只是望着遥遥的远方，黑色的眼眸里有隐隐的雾气在飘动。

静谧的春天的金色阳光，洒落在“伟业制衣”厂区办公楼前的庭院里。

一溪流水潺潺而过，几枝碧荷静静地飘荡在一池清水里。色彩明丽的锦鲤，似离弦的箭，在水里疾速游动。

两道时明时暗的影子，投射在微波里。

成遥森与苏北坡两个，在水磨石的长条凳子上，相对而坐，正对着稿子上所设计的时装出神。成冕让苏北坡回到“伟业制衣”，跟在成遥森的身边，学着打理厂子事务。

成遥森看到苏北坡日渐消瘦，很是心痛，遂迁怒于北纬极。他收回了“伟业制衣”投放“莲华盛世”的成衣份额，转而投给了江黎蕊开设的“佳月华”成品女装店。

一座小小的水中亭子里，坐着北纬极和陆秋池两个人。陆秋池从手袋里拿出一面小巧的镜子，仔细审视着自己的妆容，她笑道：“第五大道的化妆品果然好。”北纬极睨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等一会儿，各大客户会陆续到来，你得小心谨慎。”

陆秋池笑着说道：“所以，我才检查自己的妆容。”停了一会儿，陆秋池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爸爸在问我呢，我们订婚都登报纸上了，亲戚们都问我们什么时候举行仪式，我要怎么回答他才好呢？”

北纬极手里的烟头上的烟灰落了下来，他回头笑道：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报纸

上的订婚仪式只是一个烟幕弹。”

陆秋池说道：“可是现在我们骑虎难下，若我立即抽身，我倒损失不多，只是元杰集团的股票可能要大幅缩水了。”

北纬极的瞳孔危险地收缩着，他睨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陆秋池关上小镜子，说道：“下个月，我们还是举行个订婚仪式吧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沉默了许久，北纬极点了点头。

陆秋池满意地笑，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邀请卡来递给北纬极，说道：“‘佳月华’老板江黎蕊下周末在她的别墅里举办家庭宴会，到时候会有很多时装设计师前往，我们也去物色一下设计师吧，我想找设计师专门为我量身定做。”

北纬极不置可否：“随你吧。”陆秋池笑道：“听说她在‘伟业制衣’做设计师呢，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去？”

陆秋池一句有意无意之间的话，落在北纬极的心里，他的眼里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陆秋池不时与一位中法混血的男子联系，接下来的事情，她想，一定会很有趣。

已是黄昏时分，夜色将暮未暮。苏北坡骑着一辆轻便的电瓶车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街边路灯昏暗，从斜对面冲出来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，迎着苏北坡冲过来，她躲避不及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骑摩托车的人抢过苏北坡的背包，骑着摩托车往前冲。

背包里有今天画出来的设计稿，背包带缠在她的手臂上，苏北坡被摩托车拖着往前跑，情况十分危险，路上行人见此情况，惊叫出声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斜刺里冲出来一个人，拿着手里的东西往歹徒身上砸去，摩托车被砸翻在地。

歹徒松开了手，背包重新回到苏北坡的手里。歹徒见势不妙，迅速翻身上了摩托车，飞一般的离去，只留下呛人的尾气。

苏北坡的手臂滴着血，她坐在原地惊魂未定。

“你怎么样了？需要我帮着报警吗？”一张中法混血的男人的脸出现在苏北坡的眼前。苏北坡感激不尽，谢道：“谢谢你出手相救。”

中法混血男子递过名片：“我叫缇龙，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忙，可以打名片上这个电话。”苏北坡点了点头，接过了名片。她想，他说得对，警方记录案件，如果需要证



人，他可以出面作证。

周末，江黎蕊打电话过来，叫成遥森一起聚一聚。成遥森见苏北坡像只失群的孤鸟，下了班就蜷缩在自己的小窝里，便叫上苏北坡一起参加聚会。

苏北坡从简陋的衣柜里挑出一件样式简单的白衬衣，再挑了一条夏款的牛仔中裙。她把头发松松地挽了个结，化了个淡淡的妆，自己看着也还满意，便坐在床边，等着成遥森来接自己。

成遥森一进房门，苏北坡感觉整个小房间都亮了，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在公司，成遥森的穿着中规中矩，一点艺术气息也没有，就像一个平常而精明的商人，但他现在的装扮艺术气息却十分浓，苏北坡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，潮？酷？仿佛这些都不够，因为他的身上还多了一种儒雅、野性交织的气息。

他站在那里，就像一只古铜底座上架着一只青花瓷，沉稳里带着湿润的光芒，既时尚又古典，既张扬又有丰富的内涵。

苏北坡不得不在心底赞叹，“伟业制衣”由他掌舵，真是明智的选择。

“真像一只开屏的孔雀。”苏北坡这么称赞成遥森。成遥森爽朗一笑，说道：“孔雀后面可不堪入目，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”苏北坡笑着说：“是夸你啊。”

成遥森见苏北坡素净的打扮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你的打扮太素了，不够时尚。”苏北坡反驳，“朴素就是美。”与成遥森的时装备位相比较，她实在是汗颜，只能拿出曾经学到了一星半点的知识搪塞。

“这个审美观点已经落伍了，现在要的是够‘潮’够‘呛’够‘辣’。”成遥森的时品味毒辣犀利，直击要害。

苏北坡睁大眼睛看着他，成遥森摇了摇头说道：“跟你说了也不明白，我来帮你打理一下。”说完他走到简易衣柜前，打开了门，成遥森左看右看终于看中了一条丝巾，他把丝巾拿出来做成腰带系在苏北坡的腰上。

白衬衫、牛仔中裙、花纹繁复的腰带，成遥森皱着眉头，总觉得还差点什么。苏北坡本来是很漂亮的一个人，这身打扮也很适合她，衬托着她的清新典雅的气质，但成遥森总觉得哪里还差了画龙点睛的一笔。

成遥森看着苏北坡毫无装饰的头发，眼睛一亮，他拿着一只精巧的小剪刀，把丝巾剪成了两段，一段重新作为腰带束在苏北坡的腰上，另一段变成了发带。苏北坡的长发在成遥森的手下，变成了一只很好看的花苞式盘发，发带成了装饰，盘在头发上，衬得苏北坡清新脱俗又时尚性感。

成遥森对他的作品很满意，他开车载着苏北坡前往江黎蕊的家。

车子开了许久，出了城，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郊区，一栋栋别墅静静地依偎着群山。

成遥森轻车熟路，方向盘一打，法拉利缓缓开进别墅区，车子七弯八拐开进一栋别墅里去了。

设计师聚会，当然少不了商场精英。北纬极带着陆秋池早早来赴宴，寻了花园的一角坐下。

陆秋池对衣饰爱不释手，场中看见熟悉女友衣着新颖，便迫不及待地加入她们中间，交流搭配心得去了。

遥遥的夜空，繁星点点。

远处山峦层层叠叠，空气中带着松木的香气，湿润而青翠。

衣着时尚光鲜的人群，三三两两地聚着，青翠的草坪上，一丛丛茂盛的树林里，彩灯闪烁。

花园里，大团大团的花卉开得如火如荼。近处一架紫藤萝牵牵绕绕，串串紫色花朵丰润繁茂，这府第，简直是要把天下精华聚于一体，眼前景色繁花似锦，如梦如幻。

北纬极坐在那里，百无聊赖，从衣袋里拿出一只打火机，在手里掀燃火苗，然后再熄灭。银灰色的打火机上，湛蓝色的火苗像极了一朵开得极盛的紫藤萝。

湛蓝色的火苗在手心里的打火机上跳了一跳，熄灭了。北纬极的脸在隐隐约约的灯光里，明明暗暗，他的瞳孔紧缩，周身散发着一丝危险的气息。他的身子向前倾着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就像一个爱花人，在仔细欣赏着一朵极美的花卉。

他看见了一个人。

成遥森和苏北坡两个走进别墅花园时，正逢成遥森一堆旧友涌出来，旧友拖着成遥森往别墅房间里走去，去看他们今年设计的新产品。

苏北坡落了单，就随意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坐了，百无聊赖之中拿出手机看着电子书。正看到精彩处，身后有人说道：“这位女士，请问旁边这个位置有人吗？”

苏北坡回头一看，见是那天自己遇见歹徒时出手相救的缇龙，便笑着回答道：“没人。”缇龙便坐了下来。

“你一个人来的？”缇龙好奇地问道。

苏北坡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回答道：“我有朋友一起来，他现在暂时离开一会儿。”

“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”缇龙好奇地问道。

“成遥森。”

缙龙似乎来了兴趣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是遥森的朋友。”

救了苏北坡的中法混血男子是蔓艺公司首席设计师缙龙（Dillon），今年27岁，高大英俊，他是“佳月华”惊喜无限卖场“御用”设计师，人脉几经转换，与“伟业制衣”搭上线，因此与成遥森极为熟悉。

缙龙和苏北坡攀谈起来，正说至高兴处，灯光突然熄灭，人群一阵惊呼。

稍过一会儿，便有人在花园内高声喊道：“线路故障，正在抢修，请大家不要惊慌，再过一会儿就会通电了。”

缙龙便笑道：“这线路坏得真不是时候。”说完伸手去拿酒杯，黑暗之中，只听得“叮当”一声响，红酒洒了苏北坡一身，缙龙连声道歉。

苏北坡便安慰他：“没事，我去洗手间收拾一下就好。”说完，苏北坡便往别墅房间走去，缙龙执意陪同苏北坡前往，路上遇见一个侍者，侍者说，穿过别墅大厅，在后花园的走廊上有两只水管。

两人道了谢，便往后花园走去。穿过门厅，一池碧水映入眼帘，碧波荡漾，水中星光点点。游泳池的对岸，一座长廊似的亭子屋檐如钩，半弯朗月埋在云里，几点淡淡星光隐隐约约。

水管细流，声音琳琅，苏北坡就着微弱的光线，清洗了衣服，正欲转身，迎面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。

待她定下心神，却发现原来是北纬极。

琳琳琅琅的水声，影影绰绰的人群，隐隐约约的葡萄酒的香气、花香、薄薄的青草湿漉漉的气息，远处雕梁画栋，淡云蓝星。

苏北坡就站在那里，她的身后站着缙龙，缙龙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

“小北？”北纬极的声音里带着无限的萧瑟。他站在那里，就像深秋里，一片站在枝头的树叶，若即若离，恋恋不舍。

“是的，北纬先生。”苏北坡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例行公事一般回答。她的脸部隐没在黑暗里，看不清表情，一如现在，她看不清自己的心情。她站在走廊的尽头，站在水池的旁边，一袭纯朴又绝不普通的衣裙，衬得她像一朵清新的茉莉花，在黑暗里静静地开放着，发出淡淡的香气。

“小北，1531一直空着，等着你回来。”北纬极说道。他恋恋不舍，就如浩瀚的绿波舍不得檀木雕就的轻舟，茉莉花枝舍不得翠绿洁白的茉莉花。



“十八大道”化妆盒上的一行小字，不停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：“贱人，离我远点儿。”她眼眸里受伤的表情一闪而过，她想，他现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想要证明我有多贱吗？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？

苏北坡沉默着，她的眼光四处搜寻着成遥森的身影，无奈此时的他不见踪影。缇龙饶有兴致地站在旁边，提醒苏北坡：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苏北坡在心里说道，我是真的很需要一个人帮忙，帮我赶走令我难堪的人。她迟疑地看着缇龙，无法决定能不能请他帮这个忙。

北纬极看见两人亲密的样子，黑黝黝的眸子变得更深更暗。

“小北……”北纬极沉郁的眼眸里飘动着令人绞心的疼痛，苏北坡只能闭上眼睛，视而不见。缇龙的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他站在苏北坡身边，眼波流转着不明情绪。

缇龙的脑海里浮现着陆秋池的脸，北纬极明明都准备和陆秋池结婚了，他还来纠缠苏北坡做什么？缇龙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鄙薄的神气。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苏北坡，想道，也不知道这位是什么心思，难道她愿意去做他的小三？

苏北坡把心一横，她不要陷入这种不名誉的旋涡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苏北坡打定主意开了口：“北纬先生麻烦您让一让，我必须离开了。”

苏北坡冷漠的语气似一柄刀锋，刺进北纬极的心里。他的眼神变得更黑更暗，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：“女人心真像海底针。”

苏北坡睨了他一眼，转身欲走，北纬极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不舍的光芒，他开口说道：“我可以让你过得很好，你能拥有漂亮的衣服，精美的钻石，价值连城的首饰，只除了一样东西没有之外，你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瑕。”

缇龙眼睛里鄙薄的神气再次浮现，他的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嘲讽的笑容，掩饰着心底起伏的情绪。

缇龙微笑着对苏北坡说道：“看样子你好像有点小小的麻烦。”苏北坡把心一横，她决定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就这样离去，缇龙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我可以帮你一个忙。”苏北坡冰雪聪明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已经明白缇龙的意思，只是……真的需不需要他帮这个忙，她犹疑不定，她转身迷茫地看着他。

两人亲密的行为落进北纬极的眼睛里，他的眼睛越来越暗，深如黑夜。

“小北……”北纬极尚未说完的话被缇龙打断。

缇龙微笑着说道：“北纬先生，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小北的现任男朋友放在眼里了



吧？”苏北坡睁大眼睛看着他，在她尚未说话之前，缇龙把苏北坡带离现场，留下北纬极一个人惆怅地站在原地。

“小北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黑夜里，北纬极的声音里带着严重的警告。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乱得似一处深深密林，藤萝牵绕，绿叶婆娑。

成遥森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站在一架开得十分浓烈的蔷薇架下，听清楚了几个人的对话。他的嘴角牵扯出一丝苦涩的笑意，他大步上前，拦在苏北坡和缇龙的面前，对苏北坡说道：“小北，你认识缇龙？”

苏北坡点点。

成遥森的眼睛危险地眯着，审视着缇龙，不置可否。他大步上前，拉着苏北坡的手臂，大声说道：“小北，以后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骚扰你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！”他憎恶地回头看了北纬极一眼，想不明白，他牵牵绊绊地到底要做什么，难道小北对于他还有利用价值吗？北纬极拥有的东西太多，他还嫌不够吗？成遥森拉着苏北坡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缇龙一回头，看见陆秋池，他做了一个OK的手势。

陆秋池隐藏在黑暗里，嘴角扬起赞赏的笑容。

浓浓的酒香浮动在四周，苏北坡伸手扶住了站立不稳的成遥森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早点回去休息。”

从江黎蕊的别墅出来已是深夜，成遥森带着微醺的醉意上了车，开着车子在公路上划着“S”型，他深褐色的眼眸里，有冷冷的利剑的光芒闪动，他专注地看着前方，对苏北坡视而不见。苏北坡的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，她好几次让成遥森停下来，歇一会儿再走，可是成遥森很固执，怎么劝也不听。

成遥森曾经是苏北坡的初恋情人，后来和李明珠订了婚，李明珠却因为白血病而离世。

法拉利在公路上急速地转弯，苏北坡的眉头皱了一皱，她斜睨着成遥森，她想到，他现在可以专心地开车吗？她静静地看了黑漆漆的难测的公路一眼。刺耳的刹车声响了起来，法拉利停在寂静的山路上。车灯熄灭了，天边几颗星星放射出黯淡的光芒，虫子的鸣叫伏在草丛里，令人如坠梦境。近山远山层层叠叠，风声没处，窸窣窸窣一阵乱响。

苏北坡觉得车内空气沉闷，茫然地回头，成遥森伏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，显然是